



肖复兴

2020这一年,疫情在全世界蔓延,世事与人生都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。这一年,我哪儿都没有去,闭门宅家,除了读书写作,打发寂寥时间的,便是画画。尽管画得不怎么样,却几乎天天在画,一本接一本,废纸千张,却乐此不疲。

想起十几年前,2007年的大年初一,在京沪高速公路意外出了一次车祸。我在天坛医院住院,一直住到五一节过后才出院。医生嘱咐我还需要卧床休息,不可下地走动。窗外已是桃红柳绿,春光四溢,终日躺在床上,实在烦闷无聊,我想起了画画,让家人买了一个画夹、水彩和几支笔,开始躺在床上画画。

我喜欢画建筑、画街景,借了好多画册,照葫芦画瓢。最喜欢奥地利画家埃贡·席勒。那时,我对他一无所知,不知道他和赫赫有名的克里姆特齐名。我看到的是席勒的画册。那本画册,收集的都是席勒画的风景油画。在那些画作中,大多是站在山顶俯视山下绿树红花中的房子,错落有致,彩色的房顶,简洁而爽朗的线条,以及花色繁茂的树木,异常艳丽,装饰性极强。我也不知道他画的都是他母亲的家乡——捷克山城克鲁姆洛夫。同时,我更不知道,也没有看到他浓墨重彩的重头戏——人体画,更以出尘拔俗的风格为世人瞩目。

但席勒是我入门建筑和风景画的老师。2007年的春天和夏天,躺在床上,在画夹上画画,画的好多都是学习席勒的画。花花绿绿的油彩涂抹在床单上,成为那一年养伤时色彩斑斓的记忆。



席勒经典作品《死神与少女》

我从小喜欢绘画,尽管从小学到中学美术课最好的成绩不过是良,但这没有妨碍我对于艺术的热爱。那时候,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陆润庠的字和一幅郎世宁画的狗。我对字不感兴趣,觉得画有意思。那是一幅工笔画,装裱成立轴,画面已经起皱,颜色也有些发暗。我不懂画的好坏,只觉得画上的狗和真狗比起来,又像,又有点不像。说不像吧,它确实和真狗的样子一样;说像吧,它要比我见过的真狗毛茸茸的好看许多。这是我对画最初的认知。

读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暑假,我去内蒙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姐姐,看到她家里有一本美术日记(那是她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奖品),里面有很多幅插图,印的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有名的美术家新画的作品,有油画,有国画,还有版画……我第一次认识了那么多有名的画家,见到那么多漂亮的美术作品。尽管都是印刷品,却让人感到美不胜收,仿佛乘坐上一艘新的航船,来到了一片风光旖旎崭新的水域。回北京之前,姐姐看我喜欢这本美术日记,把它送给了我。

其中吴凡的木刻《蒲公英》,

印象至深:一个孩子跪在地上,一只小手举着一朵蒲公英,噘着小嘴,对着蒲公英在吹,那么可爱,充满对即将吹飞的蒲公英好奇又喜悦的心情,让我感动。六十多年过去了,去年年底,在美术馆看展览,第一次看到这幅《蒲公英》的原作,站在它面前,隐隐有些激动,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。

尽管画得从不入流,但就像喜欢音乐却从不入门一样,并不影响我入迷。如今,无论有机会到世界哪个地方,到那里的美术馆参观,是首选,是我的必修课。我觉得画画是那么好玩,会画画的人是那么幸福快乐,那么让人羡慕!比起抽象的文字,绘画更直观、更真切,展现出的世界更活色生香,更手到擒来。即使不懂文字的人,也能一下子看懂绘画。这一点,和音乐一样,都是人类无需翻译就能听懂看懂的语言。

画画,成了我的一种日记。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宅家的日子里,画画更成为一种必需。何以解忧,唯有画画。“一室茶香开澹黯,千行墨妙破冥蒙。”这是柳如是的一联诗。真的,确实是千行墨妙破冥蒙,茶香可以没有,墨妙帮我度过这一年。

2020年2月18日,我画了席勒,是用水溶性彩铅临摹席勒的油画《家》,这是席勒生前画的最后一幅画。一百年前的1918年那场西班牙大流感中,席勒一家三口不幸染病,先后死亡。席勒在临终前几天,完成了这幅《家》。没有比家的平安更让人牵心揪肺的了。4月8日,武汉解封的那一天,我又画了席勒,是用钢笔和水彩临摹席勒画的一幅人体油画:一个孩子扑进妈妈的怀抱。现在,我自己都很奇怪,今年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,为什么席勒总会出现在我的画本上面?我忍不住想起了十三年前,躺在病床上,第一次看席勒的画册,第一次模仿席勒的情景。冥蒙之中,绘画有着一些神秘莫测的东西。

国内疫情稳定之后,有时候,我愿意外出到公园或街头画画速写。画速写,最富有快感,特别是面对的是转瞬即逝的人,最练眼神和笔头的速度。常常是我没有画完,人变换了动作,或者索性走了,让我措手不及,画便常成为半成品。也常会有人凑过来看我画画,开始脸皮薄,怕人看,现在我已经练得脸皮很厚,旁若无人,任由褒贬,绝不那么拘谨,而是随心所欲,信马由缰。画得不好,一撕一扔,都可以肆无忌惮。乐趣便也由此而生,所谓游野泳,或荒原驰马,天高风清,别有一番畅快的心致。

前些日子,偶然看到日本导演北野武的一篇文章,他写了这样一段话:“我从小就喜欢画画,但真正认真起来画画,是1994年那场车祸之后。那时,我都快50岁了,因为车祸,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,半边脸瘫掉,实在太无聊啦,就开始画画,只是为了好玩……但说实在的,我的水平还不如小学生,全凭感觉随便画画,完全谈不上技术……其实,人怎么活得不无聊,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,不要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。如果自己觉得人生过得有意思,那即便是身无分文,只要有地方住,有饭吃,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活下去,这样就足够了。”

我惊讶于北野武的经历和想法,竟然和我一样。同样的车祸,同样的由此喜欢上了画画,同样画画水平不如小学生却觉得好玩和有意思。虽说是大千世界,茫茫人海,芸芸众生,其实,很多的活法、想法和做法,是大同小异的。



宋遂良

风过留痕

# 父爱如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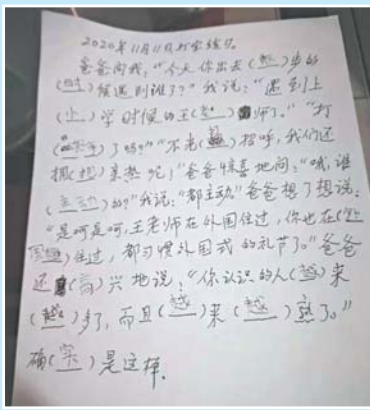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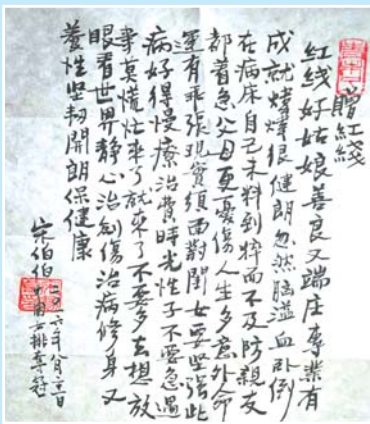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外地回来,去老友吕家乡先生处取回寄存在他那里的房门钥匙,他一边和我寒暄一边说,怎么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竟忘得一干二净了呢?真是老了啊!他从一个罐子里取出一个包着钥匙的小纸包给了我,我取出钥匙,发现那包着的纸是一张缴医疗费发票,背面写了一些不很整齐的字:

2020年11月11日,打字练习。

爸爸问我:“今天你出去(散步)的时候遇到谁了?”我说:“遇到上(小)学时候的王(老)师了。”“打(招呼)了吗?”“不光(打)招呼,我们还拥(抱)亲热呢!”爸爸惊喜地问:“哦,谁(主动)的?”我说:“都主动。”爸爸想了想说:“是啊是啊,王老师在国外住过,你也在(外国)住过,都习惯外国式的礼节了。”爸爸还(高)兴地说:“你认识的人(越)来(越)多了,而且(越)来(越)熟了。”确实是这样。

原来这是吕家乡先生给他已偏瘫数年的女儿吕红线布置的作业。括弧外的字是父亲写的,括弧内的字是女儿填的。吕老师想用这种方法来训练女儿的思维,恢复她的记忆力。

家乡的大女儿吕红线原在齐鲁工业大学工作,副教授。2015年9月,红线突发脑溢血,做了开颅手术。由于神经中枢损伤,后遗症严重,右侧半身不遂,记忆消失,口不能言。才四十多岁的女儿啊,罹此重症,女婿又于几年前病逝,外孙炜炜在



国外留学,照顾这个重病号的任务就落在了已经八十多岁,病怏怏的老父老母身上了。家乡振作精神,为恢复女儿的健康而四处求医,内外奔波。女儿红线在医院住了两年多以后接回家中,家乡夫妇又曾陪她去国外就诊(红线的妹妹在国外做医生),像对待婴儿一样料理她的起居。家乡多次说,“我不能病倒,更不能死啊!我走了红线怎么办?老王(他的夫人王占鸾)又有心脏病,经常要住院,我不能不撑着扛着呀!”我们几个老朋友担心他撑不住,他笑着说:“退休前我是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,现在是完成上帝交给的任务,同样义不容辞啊!”这样的心态让老友们感到几许宽慰。于是,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撑着一根拐杖,佝偻着腰,每天陪护着一个手缠吊带、步履不稳的姑娘在院中散步,成了宿舍大院的一道风景,感动着很多人。

红线出院回家后,父母除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,爸爸还每天定时给她上课,陪她阅读,读物多为励志故事,由简到繁。不仅让她朗读,还让她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,有口答,也有笔答,以此训练她的思维、说话和左手写字的能力。且喜红线这两年身心状况逐渐好转,行走和语言能力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,从

悲伤苦痛的阴影中慢慢地走了出来。现在她已不需要父母陪护,可以自己出来锻炼了。大家已经看到了她的笑容和自信。她常常会停下来和在路边晒太阳的老爷爷老奶奶对话,彼此关心,甚至能说一点笑话……当然,她还没有完全康复,后遗症还时有发作。但吕老师夫妇已颇觉欣慰了。随着智力的逐渐恢复,两个月前,红线表达了愿意通过微信和更多人交流的愿望,爸爸就开始帮助她练习打字、发短信,内容和她一块商定,字句大体由爸爸拟定,故意留些空隙让她填上。已经坚持了两个来月,现在红线不仅可以正确地填空,而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对爸爸拟定的初稿有所增删了。一片作业纸,可怜父母心呀!我一下子感动了,不觉老泪盈眶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到了老年,更是这样。我们都要有居安思危的精神准备。天伦之爱是化解各种危困的灵丹妙药吧。父爱如山!

红线住院时,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安慰她,那时她还看不懂。我在这里再抄一遍:

《赠红线》

红线好姑娘,善良又端庄。事业有成就,炜炜很健朗。忽然脑溢血,卧倒在病床。亲友都着急,父母更忧伤。自己没料到,猝而不及防。人生多意外,命运有乖张。现实须面对,闺女要坚强。此病好得慢,疗治费时光。性子不要急,遇事莫慌忙。来了就来了,莫去多思想。放眼看世界,细心疗创伤。治病修身又养性,坚韧开朗得健康。

宋伯伯 2016年8月26日女排夺冠

一晃四年多过去了,往事历历,“新冠”还在肆虐。红线加油,家乡、占鸾保重!